

我在清华的几个“第一次”

□李成纲

今年,我从清华毕业已经50年了,但回忆起在母校的日子,一些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1954年我考上了清华,夏末秋初,我们去清华报到。在前门火车站下车时天已傍晚,映入我眼帘的是正阳门。带认老师领着我们来天安门广场,那里有清华的校车。

校车是一辆卡车,后车侧板上有“清华大学”四个字。上车后大家都站着,同车的还有从城里返校的几位老师,他们听说我们是四川来的新生,就学着用四川话跟我们对话,颇觉亲切。——这是我第一次坐清华的校车。

校车到达清华,天色已晚,先安排了临时住处,依稀记得是二院,然后有迎新老师带领我们去食堂吃饭。

饭和我家乡四川的米饭不一样,似乎有一点红色,却并不难吃,后来才知道,这是秣米饭。——这是我在清华吃的第一顿饭。

到清华大学,自然要先去“水木清华”,这是我在家乡时就听说的。

从我们的住处南行不远就找到了,只见一汪湖水,湖岸边有不少树木,湖岸有一片不大的平台,平台的南端是一座建筑物,正上方高悬“水木清华”的匾额,两旁红柱上的名联曰:槛外山光万春夏,秋冬万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云来瀟荡洵是仙居。——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水木清华”。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也是别的活动,在班主任老师带领下,我们每人工着一张凳子,整队前往西大饭厅(当时叫新大饭厅)。进去之后,班主任老师特地指给我们看西大饭厅的特点:木结构、没有柱子,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西大饭厅。

我们的第一堂课是高等数学,在第一教室楼一楼的阶梯教室上的,老师是王建华。上课铃声响了,王老师走上讲台,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直接就开始讲课。王老师上课不带讲稿,只是有时看一看手里的卡卡。他讲课条理清晰,板书也非常整齐。——这是我在清华的第一堂课。

第一堂“中国革命史”课是在大礼堂西侧的阶梯教室上的,由刘弄潮教授讲课。阶梯教室离闻亭最近,在这里能看见掌管上课铃声的工匠,他每次先用手槌敲击悬挂于闻亭内的大钟数下,然后合上安装在亭柱上的电闸,于是全交各教室都响起铃声。——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见闻亭钟声。

入学后不久就是国庆五周年。我们一大早从清华园站乘火车到西直门下车,步行到东长安街,再按规定的队形编队,随着游行队伍向西行进。

当我们走到天安门前的时候,远远看见城楼上毛主席和几位国家领导人的身影,同学们都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一边行进一边高呼口号,走过了天安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第一次亲眼看到毛主席。

10月1日入夜,开始了狂欢晚会。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人们载歌载舞,一片欢乐的海洋。与此同时,有若干只探照灯的光束射向天安门上空,这是防备万一有敌机来袭。

我不会跳舞,就沿着西长安街走到了宣武门内大街,这一路上人也不少。在那里,看到有随着焰火射到空中的一个个直径不足20厘米的小降落伞徐徐飘落,人

们争相抢抓,我忙活半天但一无所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庆狂欢。

清华的社团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其他同学的带动下,我报名参加了民乐队,王震震是民乐队的指导老师。在王老师手把手的悉心教导下,我的二胡水平有了提高。

在民乐队,最先排练的曲目是《花好月圆》,当时乐队指挥是尤德予。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全队的配合已较为熟练,不久就参加了一次演出活动。

1956年春天,在清河毛纺厂礼堂的舞台上,我们一曲《花好月圆》刚奏完,

□本报记者 徐立明

胡萍 程嫩生

走进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几个摆满书籍资料的书架,一位身着休闲西服、伏案钻研资料的便是今天采访的对象——黄志繁教授。

黄志繁1972年生于江西赣州,1998年硕士毕业于南昌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获得“江西省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在中山大学读博时,博士论文作为中山大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推荐论文;2002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2004年11月出站;2005年11月至12月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09年4月至9月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并先后到台湾东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访问交流。

一路走来,黄志繁的求学经历丰富且顺利,但是在一路平坦的背后,是他的严谨治学的态度和真诚待人之道。

黄志繁于2001年进入南昌大学历史系工作,主要致力于社会生态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破格晋升为教

(上接A1版)据透露,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有关领导就非常关注科技体制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思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科技成果转化,也就是科技成果的应用和产业化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对科技成果的评价。

为什么不能炒一炒科技?

1984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二研究所决定从太原迁到杭州时,可能并没有想太多。后来,不知是浙商成就了五十二所的光荣,还是五十二所给浙江带去了更多的财富,总之现在的五十二所不但坐拥500亿市值,更已经多年稳居国内安防产业的头把交椅。

而五十二所所长陈宗年,最爱挂在嘴边的两个字,就是“市场”。

“技术创新的最终检验就是市场。我们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对科技成果评价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在用各种方式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价。”陈宗年说。

在科技领域摸爬滚打了多年的陈宗年,当然嗅到了科技成果巨大的市场潜力,不过他一直苦于找不到一块像样的试金石。

这时,“科技通则”里技术增加价值的概念击中了他。“科研成果能用价值来衡量了,这对人们的激励是显而易见的。”陈宗年说。

缺失的那一环找到了,剩下的事情都是陈宗年熟悉的。他提议成立一种技术交易所,来体现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这种交易所不同于物物交换的资本市场交易所,还需要形成一定氛围,需要中介或炒家。”

“浙商对技术的渴望非常强烈,但他们要技术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走向市场。”陈宗年说,“浙江人会炒东西,与其炒房、炒股票、炒基金,炒炒科技行不行?”“可‘科技’这两个字眼,对许多人来说实在太高深莫测,不像房子和股票,只要买进来再卖出去就可以了。”

幸而“科技通则”及时出台,把科技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量化了。“通则”把科技简单化,4比3大,谁谁看得懂,商人也自然就会去炒了。”陈宗年解释称,他的愿望是把浙江变成科技流动的集散地。

“我们一直讲科技要宣传,但仅仅宣传是不够的,要适当炒一下,给社会一定的预期。”参加座谈会的一位人士表示。

混乱问题也亟待我们研究解决。《科学时报》:在您的介绍中,生物质成型燃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为什么很多研究人员认为,包括生物质成型燃料在内的生物质能发展遭遇“冰河世纪”,并发出“十二五”如何破冰的追问?

张百良:农林生物质资源在我国年产至少11亿吨,其中有多少用于能源,至少取决于四个限制因素:经济条件、社会需求、技术进步、能源价格。

经济条件是直接因素,发展生物质能首先要看使用者能否用得起,国家有多大的支持力度,是否合算;社会需求,在化石能源丰富的地方,老百姓还是愿意用化石能源,在这样的地方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就会遇到习惯势力等多方障碍;市场价格是关键因素,化石能源价格直接影响生物质能的发展,目前国内煤价750~1200元/吨,石油已涨到109美元/桶,这种环境下生物质能源发展会加快,国家也会大力支持。

技术进步是决定性因素,目前应该说生物质能技术中的核心技术并没有解决,能比低,价格高,其核心技术的突破在2020年前都很难实现。在核心技术未有突破的条件下搞低水平扩张是劳民伤财的举动,要把钱用在高技术突破和设备投入上,不要搞低水平竞争。

《科学时报》: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同时节能也是今后应对能源危机的主题之一,生物质成型燃料发展在“十二五”期间与国家政策在哪方面有契合?国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使生物质成型燃料

台下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我们不得不又演奏一遍。——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

1957年大三暑假,按照教学计划安排,我们有一次“认识实习”,由金工教研室的老师带队来到沈阳重型机器厂。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学生,第一次走进工厂,见到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见到工厂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的确很受感染。在车间里,我们分成几组,遇到不明白的,就问工人师傅。工人师傅对我们也很友好,乐意解答我们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和产业工人交

朋友。

1958年春,我们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我们在工地上挑土。头一天,只能挑半筐土,经过两三天的锻炼,竟然可以挑满筐甚至还了冒尖,我们把它叫做“窝窝头”。

那时在学校每星期都有义务劳动,主要是做环境卫生,像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建坝劳动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还是第一次。

由于工地离住处比较远,中午饭就送到工地来,有时是馒头就咸菜,有时是包子,有一天,送来的是窝窝头。我家

在南方,上大学三年多,从未吃过窝窝头,所以,头一次吃窝窝头确实吃不惯,只勉强吃了一个。这下坏了,因为没吃饱,到下午就没有力气干活了。后来,再送来窝窝头,就努力多吃一些,逐渐也就吃得惯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窝窝头。

1958年夏,1958届同学举行联欢,压8的文娱委员陆玛玲同学来找我,他们班的李春海与何钊要表演男女声对唱,让我拉二胡为他们伴奏。开会那天,蒋南翔校长也莅临。在同学们的节目都表演完以后,大家请将校长也表演一个

节目,蒋校长慨然应允,表示可以为大家拉一支二胡曲。当时会场上就我有一把二胡,于是我跑步过去把二胡递给了蒋校长。——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蒋校长的近距离接触。(作者系清华大学1959届学生)

学术转也是一种有节奏、有规律的生活。”

提起黄志繁教授,学生对他的爱戴油然而生:“黄教授平易近人,常常跟学生打成一片”,“他常常让我们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课堂气氛相当热烈”。黄志繁也常对学生说:“做学问,要有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正是凭借这种勇于创新和发现的精神,黄志繁带领他的学生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每天大部分时间花在科研项目上,对家人的关心照顾少了,这是我内疚的地方。很感谢妻子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理解。”聊起家庭,黄教授脸上有一丝愧疚,但眼里更多的是幸福和欣慰。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黄教授对科研总是有用不完的时间和精力。“生活学术化”是黄志繁教授的信念。在别人眼中枯燥单调的科研,在他却是精神的愉悦和享受。“我不认为做学术很枯燥,生活学术化,是我生活中的主题。围着

务实求真 完善风电技术

□潘丽

细论起来,早自1984年起,李国杰就曾与清华大学结下不解之缘。清华十二载,铭刻了他的青春,也打下了扎实的功底。1996年9月,李国杰前住新加坡,开始了新的学习和工作。其间,获得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相关论文被SCI收录8篇,EI收录2篇,先后任职于EPCOS公司和新加坡电力公司,在电力系统领域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2003年10月,在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急需高素质人才之际,怀着为母校效力的心愿,李国杰重返清华,负责该重点实验室最重要的一个分室——“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他完成了该实验室“211工程”二期项目及“985工程”二期项目的建设任务,顺利建立起包括风电、光伏发电的分布式电力系统平台以及实时数字仿真系统平台。

回国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其柔性直流输电(VSC-HVDC)系统研究获得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而通过电能质量的拓扑分析与研究开发出的“一种无需隔离变压器的电能质量综合控制器”也颇受好评。当然,更惹人注目的还是他对双馈风力发电的研究。

众所周知,我国如今面临着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因此对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可谓是日新月异,表现在电力领域,则以风力发电的

发展得更好?

张百良:国家要积极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装备业,并把它列入“十二五”规划。

目前我国的生物质成型设备、燃烧锅炉等在科学层面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较好解决,最大问题是加工制造业落后,90%是手工作坊式生产。这些手工作坊很难向技术创新方面投入,存在严重的短期行为。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不少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因此,在补贴、贷款、减税等政策上不能支持低端竞争,低水平扩张,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现代制造业。尽快扭转现在一哄而起的现象。

要有计划地突破几个类型机的标准系列设计和生产,在全国推广应用,关键部件要标准化、系列化、规模化生产。农村成型燃料的生产还是以1500公斤/台/年,原料收集半径在5公里内较好。

作物秸秆是成型燃料中加工难度最大、成本最高的类型,它又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重点,国家也应将其作为扶持重点。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现在还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上边,国家无主管部门,多部门插手,都发表讲话,都立项目,都不解决实质性问题,更不解决难题;下边,秸秆原料、成型燃料没人进行商品管理,购销、价格市场混乱,中间商得利,用户上当,生产者吃亏。

建议国家明确主管部门,系统解决行业中的重大问题,从而使生物质成型燃料这把火越烧越旺,走出“冬天”,焕发生机。

寻找失落的社会文化

——访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黄志繁

关系的作用,以赣粤边界山区的历史为经验,在生态与族群理论、生态与移民活动两对概念之间,建立起它们的逻辑和历史内涵。

在顺利完成国家课题后,黄志繁继续探索不止,已成功获批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项。他自述:“经常奔波于乡间做调查、搞研究,只为找寻那些失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贡献出我的绵薄之力。”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黄教授对科研总是有用不完的时间和精力。“生活学术化”是黄志繁教授的信念。在别人眼中枯燥单调的科研,在他却是精神的愉悦和享受。“我不认为做学术很枯燥,生活学术化,是我生活中的主题。围着

务实求真 完善风电技术

□潘丽

细论起来,早自1984年起,李国杰就曾与清华大学结下不解之缘。清华十二载,铭刻了他的青春,也打下了扎实的功底。1996年9月,李国杰前住新加坡,开始了新的学习和工作。其间,获得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相关论文被SCI收录8篇,EI收录2篇,先后任职于EPCOS公司和新加坡电力公司,在电力系统领域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2003年10月,在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急需高素质人才之际,怀着为母校效力的心愿,李国杰重返清华,负责该重点实验室最重要的一个分室——“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他完成了该实验室“211工程”二期项目及“985工程”二期项目的建设任务,顺利建立起包括风电、光伏发电的分布式电力系统平台以及实时数字仿真系统平台。

回国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其柔性直流输电(VSC-HVDC)系统研究获得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而通过电能质量的拓扑分析与研究开发出的“一种无需隔离变压器的电能质量综合控制器”也颇受好评。当然,更惹人注目的还是他对双馈风力发电的研究。

众所周知,我国如今面临着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因此对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可谓是日新月异,表现在电力领域,则以风力发电的

发展得更好?

张百良:国家要积极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装备业,并把它列入“十二五”规划。

目前我国的生物质成型设备、燃烧锅炉等在科学层面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较好解决,最大问题是加工制造业落后,90%是手工作坊式生产。这些手工作坊很难向技术创新方面投入,存在严重的短期行为。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不少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因此,在补贴、贷款、减税等政策上不能支持低端竞争,低水平扩张,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现代制造业。尽快扭转现在一哄而起的现象。

要有计划地突破几个类型机的标准系列设计和生产,在全国推广应用,关键部件要标准化、系列化、规模化生产。农村成型燃料的生产还是以1500公斤/台/年,原料收集半径在5公里内较好。

作物秸秆是成型燃料中加工难度最大、成本最高的类型,它又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重点,国家也应将其作为扶持重点。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现在还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上边,国家无主管部门,多部门插手,都发表讲话,都立项目,都不解决实质性问题,更不解决难题;下边,秸秆原料、成型燃料没人进行商品管理,购销、价格市场混乱,中间商得利,用户上当,生产者吃亏。

建议国家明确主管部门,系统解决行业中的重大问题,从而使生物质成型燃料这把火越烧越旺,走出“冬天”,焕发生机。

我在清华的几个“第一次”

□李成纲

今年,我从清华毕业已经50年了,但回忆起在母校的日子,一些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1954年我考上了清华,夏末秋初,我们去清华报到。在前门火车站下车时天已傍晚,映入我眼帘的是正阳门。带认老师领着我们来天安门广场,那里有清华的校车。

校车是一辆卡车,后车侧板上有“清华大学”四个字。上车后大家都站着,同车的还有从城里返校的几位老师,他们听说我们是四川来的新生,就学着用四川话跟我们对话,颇觉亲切。——这是我第一次坐清华的校车。

校车到达清华,天色已晚,先安排了临时住处,依稀记得是二院,然后有迎新老师带领我们去食堂吃饭。

饭和我家乡四川的米饭不一样,似乎有一点红色,却并不难吃,后来才知道,这是秣米饭。——这是我在清华吃的第一顿饭。

到清华大学,自然要先去“水木清华”,这是我在家乡时就听说的。从我们的住处南行不远就找到了,只见一汪湖水,湖岸边有不少树木,湖岸有一片不大的平台,平台的南端是一座建筑物,正上方高悬“水木清华”的匾额,两旁红柱上的名联曰:槛外山光万春夏,秋冬万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云来瀟荡洵是仙居。——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水木清华”。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也是别的活动,在班主任老师带领下,我们每人工着一张凳子,整队前往西大饭厅(当时叫新大饭厅)。进去之后,班主任老师特地指给我们看西大饭厅的特点:木结构、没有柱子,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西大饭厅。

我们的第一堂课是高等数学,在第一教室楼一楼的阶梯教室上的,老师是王建华。上课铃声响了,王老师走上讲台,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直接就开始讲课。王老师上课不带讲稿,只是有时看一看手里的卡卡。他讲课条理清晰,板书也非常整齐。——这是我在清华的第一堂课。

第一堂“中国革命史”课是在大礼堂西侧的阶梯教室上的,由刘弄潮教授讲课。阶梯教室离闻亭最近,在这里能看见掌管上课铃声的工匠,他每次先用手槌敲击悬挂于闻亭内的大钟数下,然后合上安装在亭柱上的电闸,于是全交各教室都响起铃声。——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见闻亭钟声。

入学后不久就是国庆五周年。我们一大早从清华园站乘火车到西直门下车,步行到东长安街,再按规定的队形编队,随着游行队伍向西行进。

当我们走到天安门前的时候,远远看见城楼上毛主席和几位国家领导人的身影,同学们都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一边行进一边高呼口号,走过了天安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第一次亲眼看到毛主席。

10月1日入夜,开始了狂欢晚会。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人们载歌载舞,一片欢乐的海洋。与此同时,有若干只探照灯的光束射向天安门上空,这是防备万一有敌机来袭。

我不会跳舞,就沿着西长安街走到了宣武门内大街,这一路上人也不少。在那里,看到有随着焰火射到空中的一个个直径不足20厘米的小降落伞徐徐飘落,人

们争相抢抓,我忙活半天但一无所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庆狂欢。

清华的社团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其他同学的带动下,我报名参加了民乐队,王震震是民乐队的指导老师。在王老师手把手的悉心教导下,我的二胡水平有了提高。

在民乐队,最先排练的曲目是《花好月圆》,当时乐队指挥是尤德予。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全队的配合已较为熟练,不久就参加了一次演出活动。

1956年春天,在清河毛纺厂礼堂的舞台上,我们一曲《花好月圆》刚奏完,

学术转也是一种有节奏、有规律的生活。”

提起黄志繁教授,学生对他的爱戴油然而生:“黄教授平易近人,常常跟学生打成一片”,“他常常让我们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课堂气氛相当热烈”。黄志繁也常对学生说:“做学问,要有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正是凭借这种勇于创新和发现的精神,黄志繁带领他的学生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每天大部分时间花在科研项目上,对家人的关心照顾少了,这是我内疚的地方。很感谢妻子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理解。”聊起家庭,黄教授脸上有一丝愧疚,但眼里更多的是幸福和欣慰。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黄教授对科研总是有用不完的时间和精力。“生活学术化”是黄志繁教授的信念。在别人眼中枯燥单调的科研,在他却是精神的愉悦和享受。“我不认为做学术很枯燥,生活学术化,是我生活中的主题。围着

我与清华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TSINGHUA UNIVERSITY
CENTENARY CELEBRATION

节目,蒋校长慨然应允,表示可以为大家拉一支二胡曲。当时会场上就我有一把二胡,于是我跑步过去把二胡递给了蒋校长。——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蒋校长的近距离接触。(作者系清华大学1959届学生)

人物简介

黄志繁,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江西赣州人。1998年南昌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2002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2004年11月出站;2005年11月至12月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09年4月至9月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并先后到台湾东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海外高校访问交流。2005年被授予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09年获得“江西省新世纪百万人才”称号,同时还担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江西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等学术兼职;2005年、2007年、2009年分别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8年,获得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

2001年起,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1篇,核心期刊7篇,海外刊物5篇,专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2项,厅级项目3项;参与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6项,在研项目3项。

务实求真 完善风电技术

□潘丽

细论起来,早自1984年起,李国杰就曾与清华大学结下不解之缘。清华十二载,铭刻了他的青春,也打下了扎实的功底。1996年9月,李国杰前住新加坡,开始了新的学习和工作。其间,获得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相关论文被SCI收录8篇,EI收录2篇,先后任职于EPCOS公司和新加坡电力公司,在电力系统领域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2003年10月,在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急需高素质人才之际,怀着为母校效力的心愿,李国杰重返清华,负责该重点实验室最重要的一个分室——“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他完成了该实验室“211工程”二期项目及“985工程”二期项目的建设任务,顺利建立起包括风电、光伏发电的分布式电力系统平台以及实时数字仿真系统平台。

回国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其柔性直流输电(VSC-HVDC)系统研究获得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而通过电能质量的拓扑分析与研究开发出的“一种无需隔离变压器的电能质量综合控制器”也颇受好评。当然,更惹人注目的还是他对双馈风力发电的研究。

众所周知,我国如今面临着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因此对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可谓是日新月异,表现在电力领域,则以风力发电的

发展得更好?

张百良:国家要积极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装备业,并把它列入“十二五”规划。

目前我国的生物质成型设备、燃烧锅炉等在科学层面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较好解决,最大问题是加工制造业落后,90%是手工作坊式生产。这些手工作坊很难向技术创新方面投入,存在严重的短期行为。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不少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因此,在补贴、贷款、减税等政策上不能支持低端竞争,低水平扩张,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现代制造业。尽快扭转现在一哄而起的现象。

要有计划地突破几个类型机的标准系列设计和生产,在全国推广应用,关键部件要标准化、系列化、规模化生产。农村成型燃料的生产还是以1500公斤/台/年,原料收集半径在5公里内较好。

作物秸秆是成型燃料中加工难度最大、成本最高的类型,它又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重点,国家也应将其作为扶持重点。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现在还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上边,国家无主管部门,多部门插手,都发表讲话,都立项目,都不解决实质性问题,更不解决难题;下边,秸秆原料、成型燃料没人进行商品管理,购销、价格市场混乱,中间商得利,用户上当,生产者吃亏。

建议国家明确主管部门,系统解决行业中的重大问题,从而使生物质成型燃料这把火越烧越旺,走出“冬天”,焕发生机。



李国杰

统的分析与控制”研究,并在世界最著名的风电公司丹麦 VESTAS 公司资助下进行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的控制研究。在该系列研究中,李国杰集理论分析、仿真研究、物理试验于一体,首次提出风力发电双馈电机模型同步化的概念和建模方法,把同步发电机和电力系统的成熟理论和分析方法引入到双馈风力发电系统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双馈电机的幅值频率控制(MFC)方法,该方法不需要检测转子电流、转速和转子位置角等信号,也不需要复杂的矢量变换,大大简化了双馈电机的控制设计,提高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由其负责设计的1.5兆瓦双馈风力发电变频器实现了并网发电,满功率稳定运行,并完成了地面大功率并网试验,从而掌握了1.5兆瓦双馈风力发电变频器设计的核心技术。

2011年,双馈风力发电系列研究还在深入开展,李国杰的身份也在此时转变为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然而,无论走到哪里,多年来耳濡目染的清华精神都不会被淹没,反而会随着他的脚步感染更多的人。

2009年,李国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开展“同步化双馈风力发电系

响,能把握离子液体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具有长远的战略构思,能带领一支队伍在国际科学前沿从事研究并做出具有国际水平创新成果。符合条件者可申请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或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二、应聘材料

应聘人员须填写《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应聘人员推荐(自荐)表》(研究所网站下载),同时提交3篇代表性论文、2封本领域知名专家推荐信,提供可能到岗工作时间等信息。

三、截止日期

2011年5月27日。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457号,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人事处
邮政编码:116023
电话:86-411-84379556
传真:86-411-84691570
联系人:张华安
电子信箱:talents@dicp.ac.cn
单位网址:www.dicp.ac.cn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离子液体研究组组长招聘启事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根据科研布局及科研工作需要,招聘离子液体研究组组长1名。

一、应聘条件

1. 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应在45岁以下;

2. 应聘者获得博士学位后有连续4年以上海外科研工作经历,一般应在国外获得助理教授及以上或其他相应职位;

3. 独立主持或作为骨干参与过课题(项目)研究的全过程并做出显著成绩;

4. 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